

引用的女性政治

撰文／吳虹霏

克萊兒·畢莎普（Claire Bishop）在2023年引起藝術圈熱議的文章〈資訊過載〉（Information Overload）中，深度闡述了愈趨常見的「研究型藝術」（research based art）的演進，以及其與數位科技的發展、歷史和知識的建構與傳遞的交織關係。文末，畢莎普舉安娜·波希桂安（Anna Boghiguian）2015年作品〈鹽商〉為例，認為其成功地將研究內化、具身化，而無須以美學或個人藝術特質做為交換，這讓我想起近兩年探索中的「引用」方法。當所謂研究型藝術欲與女性主義和後殖民理論並肩，致力於去中心化與反知識的權威及宰制

之時，引用的女性政治，除了讓作品／展覽不致落於超量的資訊或檔案再現，體現個人對引用源頭的關係與啟發外，更是有關於道德、抵抗，以及更積極的連結與團結意義。

權力、抵抗與知識生產

莎拉·阿赫米德（Sarah Ahmed）在2017年的《過一種女性主義者的生活》中提醒我們「引用」所反映的價值選擇與權力關係，意即，我們應留意知識的建構與傳播背後習以為常的結構和系統性不公。在其眼中，「引用」是「我們如何肯認我們所虧欠的，也就是那些先於我們來到此處的，以及那些在迷途之

時，為我們指路的」。評論人許楚君在回應筆者策畫的展覽「作浪」的文章中，對於「引用的政治」（Politics of Citation）做了深刻的詮釋：「引用」不僅因此成了女性主義防禦工事的磚瓦，這份「壞名單」也將成為一份重要的索引，一則一則「引用」與它們身上攜帶著的差異，隨時裂解意圖將之收編的歷史論述。這毋寧是一種深具政治意味的抵抗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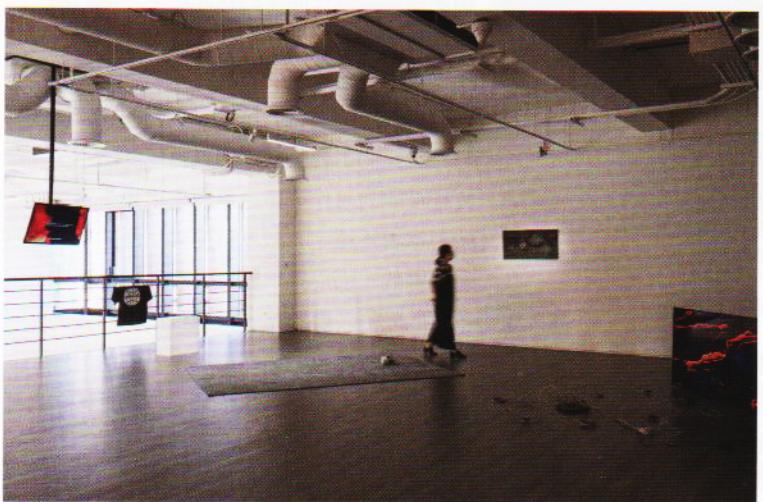
就筆者的研究與實踐角度，這即是對「另類知識」的關照和學習——那些始終未被書寫、聆聽、傳遞於主流社會，卻得以在漫長的壓迫歷史中存續至今的智慧，或許正能幫助我們理解眼前衝擊著所有生命的行星級災難的複雜現實，從中找到棲身之處，共同扶持與存活。而我們如何挖掘、引用這些智慧而不致形成另一種剝削，如何找到對的語言連結彼此而不是堆砌另一堵知識高牆，這些往往是位於封閉與線型藝術生態系的生產者角色（無論是生產作品或是展覽）常須面對的自我質疑。

學術引用的種族與性別盲區，其實在更早的1991年就由女性主義學者凱蒂·金（Katie King）在她的文章

〈書目和女性主義文學工具〉（Bibliography and Feminist Apparatus of Literary Production）提出。1970年代晚期雷諾兒·霍夫曼（Lenore Hoffman）設立的工作坊，引導學生發起對於文學的集體地方性研究，其接下來挨戶拜訪以找出當地文獻記載的寫詩女性。這份「壞名單」得以將學院中心化，也讓參與的學生另類的研究方法賦能於自身。金更指出每個研究者皆有的介質：「要說出關於生產的故事，需要女性主義者在其中，而不只是待在一個觀看與分析位置。」而此論的典範轉移，在當代藝術研究中是如何被實踐？再者，藝術家為研究者，怎麼論述的價值，當其研究轉化為生產，透過這所謂的「政治」又生產了什麼新的「知識」？

從系譜展開連結：身而引用

阿斯特里達·奈伊（Astrida Neimanis）在《水體》（Bodies of Water）中支持阿赫米德的引用政治，對於債務的肯認，並進一步強調「水性」引用政治，盼望更積極的連結與續命意義。引用政治，即是挖掘已然身體與物質之中的連結特性，每個身體都是一個獨特的在身體重複書寫著、澆灌著母、祖先的基因，也是自己的環境物質，既是隱



「作浪」展場一景（圖版提供：本事藝術）



的實踐

的參與式平台，在計畫發生
展示了超過兩百五十個名
每個名牌有兩個名字：參與
一位他想要肯認的女性。田
衣子認為這個計畫除了將畫
支持之女性系譜可視化，也
了女性藝術家社群得以產生
的多樣方法：「引用不只
靈感的源頭，也是將引用
象搭建成一個社群，以操演
或為存在。」並且，「與重
出、優越與魅力的藝術界相
FAG計畫透過引用被邊緣化
享、努力與支持形式，致力
換的道德實踐。這些牆面上
字與這個空間發生的持續中
話，在女性於關係和支持形
政治與道德基礎之上彼此交
這樣的實踐不只是烏托邦的
，而是肯認在尚無法突破資
義運作邏輯的藝術界，對於
的宰制與劃分之外的不同價
FAG計畫體現了引用如何
一個『活著』的方法學」。
上述諸多的問題意識與欲嘗



「引用吧 III - 鄭亭亭：『Zoë』」活動現場一景（攝影：劉書詮）
右：鄭亭亭將《Zoë》改編為劇本，由公開徵集的9位在台女性移民朗讀。（攝影：劉書詮）



「引用吧 III - 鄭亭亭：『Zoë』」展場一景（圖版提供：鄭亭亭、本事藝術）

試的可能中，筆者於2023年發起的「引用吧」，與一群夥伴共同討論、書寫、創作、組織活動的過程中，探索的或許就是關於如何好好活著。去年秋季，藝術家鄭亭亭帶來的「Zoë」計畫，呈現其駐留巴黎期間以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為文本，邀請九位當地的女性移民做為表演者朗讀書中的文字，另外也與這些表演者們的移民生活訪談，集結為一本名為「Zoë」的小冊。而引用遠非終結，在本事藝術的展出期間，鄭亭亭帶來兩場表演，她將《Zoë》改編為劇本，由公開

徵集的九位在台女性移民朗讀，同時，這些台灣女性移民的生活經驗也將被訪談、記錄，在現在與未來的某些時刻被引用下去。

當藝術家將其展演的舞台讓渡給引用他者的那些身體們，那舞台便化作一個提袋，裝盛著各式各樣的生命故事，以便攜帶到更多地方與更多人分享。即便位處不同時空，邱妙津、在巴黎的移民、在台灣的移民，與更多更多沒有臉孔和名字的群眾，都在引用當下化為存在——我們每個人都是Zoë。

在第二場「Zoë」的現場讀劇

演出之後，鄭亭亭與眾表演者、觀眾圍成一桌交流，熱烈地交流對這項計畫的反思和反饋、在台灣／異鄉生活的種種，我也可以感覺到在幾場的排練下來，這些移民朋友已經發展出一種情誼，我好奇，在成為藝術「之外」與「之後」，是否有發展成真正社群的可能——一種真正可以彼此依賴信任、可以發展並持續下去的情誼？

當然，在愈來愈不可測的未來，此刻的智慧與溫暖未必能一路相伴，但田中麻衣子是這麼說的：「在我們的生命中，有這樣的特定時刻，讓這些被分享的文字中的智慧，滋養維繫著我們每個人，這一切組成一個交織著智慧與支持的源頭，讓我們得以邁向未來。」當那些來自希望、創傷、愛、孤獨彼此撞擊的細碎共鳴，在世界各地的歧視、壓迫與戰爭的巨響下，慢慢集結成強而有力的回聲，便讓一切抵抗、連結、療癒都有了可能，因此我願意相信，那會是真正豐盛，也可以同時動人的藝術。●